

詩歌的介入——新詩寫作坊

日期：2012年4月14日（星期六） 下午2:30 - 4:00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康樂樓6樓R6052室

主持：廖偉棠

紀錄：蔡嘉蓮



這次工作坊的主題是「詩歌的介入」。「詩歌的介入」是指詩人透過詩歌對社會議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創造出另一種可能性和想像力。譬如政治及社會運動的想像力：2005年前的社會運動千篇一律，遊行人士全都在維園集合，循規蹈矩地舉起橫額，遊行至政府總部，最後解散；但自2005年「反WTO運動」，社會運動的模式給豐富了，加入了舞蹈、詩歌、大型玩具及模型，跟2005年前相比，是一種更有想像力的社會運動。

詩歌和詩人有種與生俱來的反抗性。首先是語言上的反抗性：詩人不屑陳舊的言詞，會用新的意象和方式表達自己，因此大家讀詩時會發現詩歌的用詞較為新鮮。詩有別於議論文及說明文，因為詩不為服務讀者，不會讓讀者明白某種概念，反而令概念更加模糊。一首好詩能為讀者提供

多種可能性，讓問題得出多種答案。詩寫得太好，讀者的理解力太好，因此把詩讀出多種不同的面貌。

還有詩的顛覆性：1907年魯迅寫了《摩羅詩力說》。「摩羅」指普羅大眾，又指魔鬼。魯迅認為，叛逆的詩人就像《失樂園》的魔鬼、《聖經》的撒旦，挑戰上帝，挑戰主流價值的話語權。他薦舉詩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立意在反抗」——詩人的言行是為了反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指歸在動作」——他必須有所行動，也許是寫詩，讀詩，普及詩歌，甚至參與政治；「為世所不甚愉悅」——他是個不合時宜的人，說話不討好。一首好詩未必能讓讀者感到快樂，反而可能剛剛相反。所謂盛世危言，就是詩歌往往扮演的角色。魯迅稱這類詩人為「摩羅詩人」或「反抗詩人」，指其詩歌不隨俗同流：「其聲度時劫而入人心，不與緘口同絕」，詩歌的聲音超越了時代劫難，直入人心，像潛流一樣在人心深處運行，讓我們反覆咀嚼，反思當中的意義及隨俗的事物。

介入式詩歌就是詩歌反抗的極端表現，介入社會現實。以下介紹不同形式的詩歌，及寫這類詩歌的技巧。

反諷 憤怒

反諷，指諷刺別人同時也諷刺自己。一首好的諷刺詩同時會有憤怒和疼痛之感，如穆旦寫的《祭》。穆旦是四十年代中國最優秀的詩人，亦是新詩史上最優秀的。在四十年代，他是昆明西南聯大英文系的學生，後來加入中國遠征軍，擔任當時美國聯軍的翻譯，出征緬甸抗日戰爭，跟隨遠征軍穿越恐怖的胡康河谷（又稱「殺人河谷」，因其自然環境惡劣）。走過河谷，軍隊人數只剩下三分之一，河道白骨纍纍，但穆旦慶幸自己死裡逃生，寫了一首《森林之魅》。在抗日戰爭中後期，又寫了這首《祭》：

阿大在上海某家工廠裡勞作了十年，
貧窮，枯槁。只因為還餘下一點力量，
一九三八年他戰死於台兒莊沙場。
在他瞑目的時候天空中湧起了彩霞，
染去他的血，等待一早復仇的太陽。

昨天我碰見了年輕的廠主，我的朋友，
而感嘆著報上的傷亡。我們跳了一點鐘
狐步，又喝些酒。忽然他覺得自己身上
長了剛毛，腳下濡著血，門外起了大風。
他驚問我這是甚麼，我不知道這是甚麼
又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這是一首典型的孔子詩。工廠倒閉後，阿大被徵召入伍，戰死於台兒莊戰役。廠主感嘆報紙上的傷亡。首段是有血有肉的「戰死沙場」，到次段轉化成了無生氣的「報上的傷亡」。「我」是一名知識分子，與年輕廠主是好朋友，一起跳舞，喝酒。接著出現魔幻現實的場景，穆旦沒有直接描述廠主是隻豺狼，而描寫廠主覺得自己身上長出剛毛，腳下流血，並以嗚嗚風聲作為人狼蛻變的背景聲。我多次讀這首詩都覺得毛骨悚然，詩人也沒有判斷这一幕是甚麼，但讀者能夠判斷人的異化如何出現。最後一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是很諷刺的，有錢的人永遠不會出力。

憤怒 悲憫

除了憤怒外，我們還需有一夥憐憫的心。W. H. Auden生於英國，是國際著名的詩人。Auden的好友是穆旦的老師，因此穆旦可以第一時間讀到很多Auden的新詩。Auden是同性戀者，他跟男友Chester Kallman在1930年代到中國，寫了一首組詩，又稱《戰時十四行》，其中以第十八首最為著名，當時獲軍方邀請朗讀，以慰勞軍人：

他被使用在遠離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將軍和他的蝨子所遺棄，
於是在一件棉襖裡他閉上眼睛
而離開人世。人家不會把他提起
當這場戰役被整理成書的時候，
沒有重要的知識會在他的頭殼裡喪失。

他的玩笑是陳腐的，他沉悶如戰時，
他的名字和模樣都將永遠消逝。

他不知善，不擇善，卻教育了我們，
並且像逗點一樣加添上意義；
他在中國變為塵土，以便在他日
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
不再為狗所凌辱；也為了使有山
有水 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

詩中所描述的就是穆旦《祭》中的阿大。最關鍵的一句是：「他不知善，不擇善，卻教育了我們」。很多中國詩人都會寫詩歌頌戰爭英雄，把他們表現得很偉大，讓我們覺悟愛國主義，但Auden卻寫得很真實。一個當兵的農民不知道何謂愛國主義，何謂擇善，但他的行為卻流露善。詩的開首有許多挖苦諷刺的地方，如「他的玩笑是陳腐的，他沉悶如戰時」，像是挖苦農民，實為諷刺時髦的城市人只懂跳舞喝酒。而陳腐的農民卻懂死亡的意義：為了「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不再為狗所凌辱」。當時社會千蒼百孔，欠缺公義，人們不能選擇自己的生活。另一意義就是「也為了使有山 有水 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即杜甫的「國破山河在」，社會要以人為本，不然有山水房屋也變得毫無意義。

冷嘲 克制

以下介紹的詩可代入任何一位暴君：

《一位暴君的墓誌銘》

他追求一種盡善盡美，
他創造的詩歌簡單易懂；
他對人類的愚蠢瞭若指掌，
他笑時，可敬的臣子也爆出大笑，
他哭時，小孩們則死在街頭。

最後一句非常沉重。看首幾句好像在稱讚一個人，如毛澤東盡善盡美，要建立共產主義，烏托邦國家。「他創造的詩歌簡單易懂」套在毛身上最適合不過，因他喜用俗語。毛對中國人的愚蠢瞭如指掌，所以能煽動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運動，大躍進和革命，權力和軍事讓他最快樂。因此，中國所有的領導人都兼任軍委主席。他快樂時，大家阿諛奉承；他不快時，孩子有可能被殺或徵召入伍。這首詩的註腳是：戰爭是老頭子發怒，年輕人送命。

批判與自我批判

第一點說過，反諷要有指向自己的勇氣。年青學子經常對社會風氣充滿憤怒。當你憤怒時，你要想想自己是否社會的一分子，自己是否憤怒對象的一分子，自己的所作所為，甚至自己是否憤怒市民的既得利益者。我曾於北京生活五年，有天乘小九路中巴，把所見所聞寫成以下的詩：

《小九路中巴》

小九路開過萬柳開發區，
民工甲、乙、丙上了車。
民工甲已經老了，理所當然
坐個好位置，就在時尚編輯丁的旁邊；
民工乙緊挨車門坐下，民工丙只搶得坐墊。

小九路一直向西，向西。
民工丙有了覺悟，一個箭步
占了司機戊旁邊的窗口座，司機戊
撇撇嘴，不以為然。民工甲又把布袋
向自己挪了挪，怕碰到了時尚編輯丁
的手提電腦。民工乙，卻一直是虛無的代言人。

他看著藍天，他一無所見；
他把目光轉向司機戊，和汽車儀錶

引擎 耳邊仿佛蟬聲轟鳴，仍然一無所見；
最後他決定看看剛才被民工丙坐歪了的報紙，
報道著民工己的幸福，和他無關，終究一無所見。

時尚編輯丁的手提電腦
開始在黑暗中打字：「蒼狗、浮雲」
他的照相機隨時準備著，美化這個小世界。
中巴剎停（世界並不），上來少婦庚和小孩辛
她們開始笑，開始搖，開始指點，簡直就像女神。

民工乙仍然代表了世界本身
側側頭便在四周放下了深淵，
時尚編輯丁不寒而慄，他害怕於
深淵就是他本人。然而對於已經不信神話
的民工甲，深淵卻是少婦庚和小孩辛的燦爛。

少婦庚的目的地是銀行，
在偶爾回頭的民工丙的幻想中
她是一隻徬徨的山坡羊。民工乙
沒有幻想，他的眼睛是抹去一切的黑洞。
現在中巴上只有民工乙的眼睛在轉動著。
現在中巴在民工乙的腦溝裡迷路，被羊糞淹沒。

這首詩在2003年非典時寫的。詩中有多個人物，可作為戲劇排演出來。我就是時尚編輯丁，那時候淪落於時尚雜誌社當編輯，正在乘小巴上班。這本時尚雜誌名為《時尚財富》，專門報道奢侈的生活。可笑的是，所謂時尚雜誌，在中國而言，是一群月入八千元的作家，想像自己擁有月入八十萬的富豪生活，以欺騙月入八百元的打工仔。那時候一貧如洗，被迫做這份工作。在這裡工作，我心感內疚，於是幹了三個月便辭職。當時，我也是攝影師，為綠色和平及樂施會工作，拍攝貧窮人及採礦工人的生活，這兩份工作的差別很大。

這首詩是為懺悔而寫的。「時尚編輯丁不寒而慄，他害怕於深淵就是他本人」說明我的生活只為利於己，卻無助於身邊的民工。民工也有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詩中的民工甲年紀老邁，看見少婦和孩子聯想起自己的太太和兒子，他唯一的希望是能夠賺多點錢回家。而民工乙代表世界，他看破紅塵，認為打工一無所得，所以「他的眼睛是抹去一切的黑洞」，再沒有任何的期盼。最後是虛構出來的民工丙，他乳臭未乾，未知何謂社會黑暗。中國的主流傳媒往往把民工美化，如「他們已通過雙手流動獲得幸福」。時尚編輯也只是高級民工而已。這首詩道出我對中國民工階層及勞動階層的思考。

有些人認為詩歌很難理解，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因為他們往往思考太多。當一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不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們的意象思考能力會更發達。當我們讀不懂詩歌的時候，可把詩歌的文字意象轉化為腦內的意象，便會更易明白詩歌所傳達的情感。